

效尊效卣铭文的新发现

王一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效尊、效卣是西周早中期的重要铜器。通过分析铭文中“王”“公东宫”“效”的关系;“不敢不万年夙夜奔走扬公休”的特殊情感;器形纹饰的分期断代;器主“效”的重要身份后,可将二器定为昭王末年,身为王孙的“效”所作之器。“效”与“扈”,前者为名,后者为字。而效尊、效卣的出土地点,将为寻找恭王之陵,乃至西周王陵区提供线索。

关键词:效尊;效卣;公东宫;效

中图分类号:K877.3 H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25)02-0024-05

DOI:10.16142/j.cnki.gmrk.2025.02.012

一、引言

效尊、效卣是两件铭文基本相同的西周早中期青铜器(效尊内底铭文 68 字,其中合文 2,重文 3;效卣器、盖同铭,各 67 字,其中合文 2,重文 3),出土地点有长安说与洛阳说^①,尊现藏神户白鹤美术馆,卣现藏上海博物馆,其内容学界历来讨论颇

丰。再审视其内容,考察器形年代,并系联相关铜器,可有一些关于西周早中期重要人物关系及西周早中期王陵区大致方位的新认识。

二、铭文疏通与问题提出

为方便讨论,我们以效尊铭文为准,先隶写如下:



效尊



效卣



效尊铭



效卣盖铭



效卣器铭

效尊、效卣图像及拓片^②

作者简介:王一凡(1996-),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参见吴式芬撰:《掇古录·卷三》,第 11 页,收入《金文文献集成·第十八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 年,第 250 页;容庚编:《海外吉金图录(附考释)》,收入《金文文献集成·第二十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 年,第 241-242 页;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②图片采自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张天恩主编:《陕西金文集成·12》,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 年,第 145-149 页。

唯四月初吉甲午,王观于尝,公东宫纳飧于王。王锡公贝五十朋,公锡厥世子效王休贝廿朋。效对公休,用作宝尊彝。呜呼!效不敢不万年夙夜奔走扬公休,亦其子子孙孙永宝。

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对效卣进行了考释,将此器定在孝王世,指出此“东宫”即召鼎中的“东宫”,“效”即“效父”,“公易厥涉子效王休贝廿朋”是说“东宫赐其孝顺之子效以王所赐公之贝廿朋也”^①。陈梦家先生认为此是康王器,指出“王观于尝公东宫纳飧于王”可能存在四种读法,分别为:1.“公东宫”可能和“公大保”同例,“东宫”为官名;2.尝公为一人称,东宫为另一人称,是“纳飧于王”的主词,“东宫”或是官名,或是姓氏如南宫;3.读作“尝公东宫”,尝为东宫的封邑,“纳飧于王”省去主词;4.读作“纳飧于王”,指尝公之东宫(宫室)。释铭文大意为:王灌于尝地,公东宫纳飧礼所用之牲物于王,王因赐公以贝五十朋,公以王所赐贝之二十朋转赐于效。效是公之巡子,即孝顺之子。^②马承源先生认为是恭王器,指出“此东宫称公,当是人名而非东宫太子”,涉子即世子。^③陈佩芬先生在上海博物馆新入藏效卣时将此器定在西周中期大约恭王时,指出涉子即世子,且意识到贝“五十朋”和“二十朋”不是小数目,这个荣誉很是特殊。^④

由此,我们综合郭沫若、陈梦家、马承源、陈佩芬等先生的释读,基本可将铭文疏通如下:四月初吉甲午这一天,王观于尝,公东宫纳飧于王,王赐给公东宫贝五十朋,公又将这五十朋贝中的二十朋赐给自己的世子效,效作了这件器,“不敢不万年夙夜奔走”对扬公东宫的休美,希望子子孙孙永宝用下去。

我们认为这里还有两点需要注意:

其一,“公东宫”是“效”对其的称呼,两者的关系需要注意。其二,“效”虽然是“公东宫”的世子,但铭文言之“不敢不万年夙夜奔走扬公休”,显得十分诚惶诚恐。

由此可见,1.铭文中“王”“公东宫”“效”的关系;2.“不敢不万年夙夜奔走扬公休”的特殊情感;3.器形纹饰的分期断代;4.“效”的重要身份,这四点探索效尊、效卣铭文背后西周早中期相关历史的关键锁钥。

三、分析与讨论

现在,逐一讨论上述四个问题。

(一)释“公东宫”的特殊称呼方式

“公东宫”是串联“王”与“效”这二者的关键中间人物,“”即“世子”这一点,基本无异议^⑤,在此不做赘述。“效”是“公东宫”的儿子,也是可以继承其位的“世子”。而“东宫”是否为“太子”,是本文需要明确的第一个问题。在这里先考虑“东宫”的问题,再考虑为何在效尊效卣铭文中是“公东宫”。

1.东宫

关于“东宫”,学界观点主要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认为“东宫”应是太子:这种观点出现得较早,如:晚清金石学家大多持此观点,刘心源在解释召鼎铭文时,认为东宫表太子^⑥,这大多是基于传世文献而言的。李学勤先生多次指出或表达出“太子常称东宫”“‘东宫’指太子,是大家公认”的意见^⑦。黄锦前先生在叶家山 M107 带有“西宫”铭文的铜器出土后,综合各类材料,仍认为西周早中期金文中的“东宫”应指太子。^⑧安作璋、秦永洲先生认为东宫制度产生自西周时期,这说明他们认为“东宫”指“太子”。^⑨

第二类,认为“东宫”是地点,其长官是高等级贵族,亦可称为“东宫”:《西清古鉴》云“东宫盖其

①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8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21页。

②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1页。

③⑤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编写组,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3》,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2-153页,第153页。

④陈佩芬:《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87年第9期。

⑥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清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第24-28页。

⑦参见李学勤:《中方鼎与〈周易〉》,载《文物研究》1990年第6期。李学勤:《关于“东宫之师”的讨论》,载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200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⑧黄锦前:《西周金文中的“西宫”“东宫”“南宫”及相关问题》,《三代考古(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⑨安作璋、秦永洲:《东宫制度考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地也”，指一地点。^①陈梦家先生认为东宫为官名。^②马承源先生认为东宫是人名而非东宫太子。^③张亚初、刘雨先生则认为东宫表太子的观点可备一说，但从“公东宫”推测，“东宫也许不一定指太子”，可能是“居于东宫之某种职官名”。^④黄凤春先生认为“多数金文中的东宫”可能不同于“后宫之制”的名称，可能作为官署存在，“东宫”可实指主政于官署的具体的人，其“主政者必定是王或侯之子及宗亲”。^⑤这里虽未明言“东宫”与“太子”的关系，但可以看出作者态度较为谨慎。于薇、常怀颖先生认为“‘东宫’多为高等级贵族之称，身份地位十分显赫”，亦可作为宫室名^⑥，这里也未言明“东宫”是否指“太子”。冯时先生认为效卣铭中的“公”年迈，不能“亲自殓王”，故应不赞同“东宫”为“太子”。^⑦

不难看出，持第二种观点者，大多没有直接否定东宫是太子，而是将东宫与宫室或职官相联系，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研究者纠结的态度。

因此，我们再审视著录于《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三编》^⑧的“东宫”铭文，共7器，分别为：东宫鼎（铭图000691）、召鼎（铭图02515）、肇卣簋（铭图04988）、驭簋（铭图05243）、效尊（铭图11809）、效卣（铭图13346）、率鼎（铭图20222）。这当中没有任何一条材料能够直接证明“东宫”不是“太子”，当然也不能直接证明“东宫”就是“太子”。此种情况下，史学研究方法的习惯，自然是借助传世文献解决问题，那么多见于《诗经》《左传》等先秦文献及历代注疏的“东宫为太子”说，便是目前能够采信合理史料。故稳妥起见，以多见于文献的“东宫”之意为解，这是本文的一个定点。

2. 公东宫

效尊、效卣铭文中为何称“公东宫”，则与作器者“效”与“东宫”的亲属关系有关。由铭文中易知，

“效”是“世子”，也就是儿子。“效”的父亲是东宫即太子，“效”在称呼自己父亲时，采用了“家族宗统+王朝君统”的组合称谓方式。儿子称呼自己的父亲，在家族中可称“公”，《广雅·释亲》云：“翁（公，王念孙以为“公”乃《广雅》正文），父也。”^⑨这既是后世习用，在商周时，也有例可寻，如：

周蓼壶（铭图12392、12393）：周蓼作公日己尊壶，其用享于宗，其孙孙子万年永宝用。

杨树达先生引《广雅·释亲》等文献，指出此处“公”应该是“父”之意。^⑩

效尊（铭图11769）：效从王如南，攸贝，夙嗣，用作公日辛宝彝。

这里是说效“从王如南”，受到赏赐，作了“公日辛”，也就是父亲日辛的宝彝。

至于驭簋（铭图05243）铭文中的“伯东宫”，依上“公东宫”的辞例，“伯东宫”则有可能是作器者驭的叔伯辈人。

那么，“公东宫”是“效”对于自己身为太子的父亲之称呼。“效”的身份应是周王之孙。

（二）释“不敢不万年夙夜奔走扬公休”的特殊情感

“效”虽然是“公东宫”的世子，但铭文言之“不敢不万年夙夜奔走扬公休”，显得作为儿子的“效”，对自己的父亲“公东宫”十分诚惶诚恐。朱凤瀚先生指出“这些词语（效尊、效卣铭文中的‘不敢不万年夙夜奔走扬公休’）在西周器铭中多适用于王臣对王、家臣对家主……由此可见，父子关系在西周贵族家族中已经不仅是严格的等级化，而且已政治化，类同于主臣关系”^⑪。

其实，在分析过“公东宫”为太子，“效”为王孙后，这便很好理解了。生在王家的“公东宫”与“效”，分别对自己身为周王的父亲/祖父，当然是

①梁诗正等纂修：《西清古鉴》，收入《金文文献集成·第四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115页。

②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121页。

③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编写组；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3》，第152-153页。

④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49页。

⑤黄凤春：《从叶家山新出曾伯卣铭谈西周金文中的“西宫”和“东宫”问题》，《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

⑥于薇、常怀颖：《叶家山“西宫”爵与两周金文“三宫”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

⑦冯时：《董鼎铭文与召公养老》，《考古》2017年第1期。

⑧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并借助《金文通鉴》系统。

⑨钱大昭撰；黄建中、李发舜点校：《广雅疏义》，中华书局，第466页。

⑩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北京：中国科学院出版，1952年，第94页。

⑪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

毕恭毕敬,拜手稽首了。就好似后世帝王之家的皇(王)子对自己的君父要称“父皇”“父王”,而自称“儿臣”一样。

效尊、效卣铭文中看似十分不通家族亲情的一句“不敢不万年夙夜奔走扬公休”,恰是“效”“公东宫”生在王家的最好证明。

(三)释“效”的特殊身份

效尊、效卣的大鸟纹,为陈公柔、张长寿先生划分的典型的Ⅱ6式大鸟纹。“此式大鸟纹最早也许可以到康王时期,而大多数都是昭、穆时期的。”^①《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将二器定为Ⅱ型无扉棱的筒形尊中的3式和Ⅱ型扁圆体罐形卣中的4式a,是西周中期偏早时器。^②这样的年代前后应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以效尊、效卣最有可能是昭、穆王时器。至于何者更为妥帖,就需要对“效”身份进行考订。

西周时期,王的名或字为“效”者,不见于目前已知的史书与金文。但史书中关于恭王的记载却给予我们提示。

《史记·周本纪》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瓘扈立。”^③

《世本》云:“穆王生恭王伊扈。”^④

“瓘”与“伊”均是助词,无实意。那恭王名或字的含义就来自于“扈”了。“扈”字,目前不见于金文。《说文》仅录“夏后同姓所封战于甘者,在郢,有扈谷甘亭,从邑户声”^⑤。但除了作姓氏或地名外,“扈”还有其它的含义。

司马相如《上林赋》云“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⑥。此为随从、侍从之意。^⑦又《故训汇纂》记云:扈,扈从也。广大也(《急就篇》卷二“耿潘扈”颜师古注)。煌煌、扈扈,鲜明貌(《文选·司马相如〈上林赋〉》“煌煌扈扈”李周翰注)。扈扈,光彩盛也(《后汉书·冯衍传》“光扈扈而焜耀兮”李贤注)。^⑧

而“效”,《说文》云:“象也”,段注引《毛诗》云,君子是则是效,又民胥效矣,皆效法字之或体。^⑨

《周易》云:“天地变化,圣人效之。”^⑩《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尤而效之,罪又甚焉。”^⑪由此,我们可知“效”有摹仿、效法的意思。^⑫又《故训汇纂》记云:效,法效也(《玉篇·支部》),效者,为之法也(《墨子·小取》)。谓牵马人为效马者也(《仪礼·聘礼》)。效者,明也(《荀子·正论》“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⑬

那么,“扈”有随从、侍从之意,同时也可表光彩貌盛,鲜明的样子。“效”有摹仿、效法之意,“牵马人”被称为“效马者”,亦可作跟随解。同时还有“明”的意思。两者含义存在相近之处:对一个人的模仿与效法,可以理解为对他行为的随从与跟随;又扈之“鲜明”与效之“明”意同,寓意美好,二者意义相近。因此“效”与“扈”很可能是一个人的名与字。

效尊、效卣是“效”在家族内作器,且按常理子辈为长辈作器,应自称“名”,故我们认为“效”是周恭王之名,而“扈”为其字。

这样一来,效尊、效卣铭文中的王、公东宫与效的身份、关系就明晰了。效为周恭王,此时还为王孙。公东宫为周穆王,此时还是太子。王为时王周昭王。

一般认为昭王十九年,“南征而不复”。若昭王于此时崩,而效尊、效卣铭文中却已见其王孙,那么,作器之时想必已接近昭王纪年的尾声。这也恰恰为效尊、效卣的形制与纹饰更接近穆王器做出了解释。

四、结语与展望

效尊、效卣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作器者“效”即是日后的周恭王,“公东宫”是“效”的父亲,也就是日后的周穆王,“王”即周昭王。这应是一件恭王自作于昭王末年的标准器。

这两件器物对于恭王本人来说,更是应该十分珍视的。恭王在幼年时,受到了父亲给予的来自

(下转第35页)

①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②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119页,第128-129页。

③⑥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0页,第3033页。

④宋衷注;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世本(秦嘉谟辑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0页。

⑤⑨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88页,第124页。

⑦⑫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47页,第408页。

⑧⑬宗福邦、陈世铤、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56页,第960-961页。

⑩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0页。

⑪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944页。

五、结语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开篇就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①。此说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同,在学界十分流行。但亦有不少学者表示反对,认为“周因于殷礼”,传承大于变革。早年持此类观点的学者有徐中舒^②、陈梦家^③、张光直^④等,近年亦有许多学者提出“周承殷制”的观点。刘源先生以新出的应公鼎铭文、黄组征人方卜辞、周公庙遗址出土宁风卜辞等甲骨文材料为依据,论证指出周王朝建立之初,在政典、祀典、名号制度等方面很大程度上继承自殷商旧制。^⑤这些观点都是可信的。周人起初文化发展水平较商人低下,其翦商以后,必定会充分汲取合理的殷商旧制。历代新旧王朝更替往往伴随制度的继承、淘汰、变革,区别在于是继承更多一些还是变革创新

更多一些。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强调继承,但继承中亦有属于新王朝自身特色的创新;唐宋变革、宋元变革强调变革,亦不可能全盘变革。

周人早在先周时期已经开始与不同族群联姻,这在文献与考古中都有充分反映。联姻受到周人的高度重视,为此周人特意开创了称姓制度与同姓不婚制度,奠定了联姻的制度要求和保障。商人没有称姓制度亦无同姓不婚之制,甚至一定程度上还在实行内婚制,与此同时周人已经开始与异姓族联姻相比,显然周人这种开放性的联姻制度更有利于加强与其他族群的联系以及本民族的壮大。此即所谓“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周人依据此异姓联姻制度,将天下诸侯纳入同一宗法政治亲属网络,深深影响了周代政治文化格局。

(责任编辑:何刚)

①王国维:《观堂集林(附别集)》卷十《殷周制度论》,第451页。

②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1931年,第279-280页。

③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59页。

④张光直:《殷周关系的再检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一本第二分,1980年,第216页;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五本第一分,1984年,第70页。

⑤刘源:《周承殷制的新证据及其启示》,《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

(上接第27页)

时王祖父昭王的赐贝,这寄托着西周时期一种特殊的祖孙情感。

《史记·周本纪》载: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①

《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②

文王之所以继承王位,是受到了古公亶父的看重。昭王与恭王的关系或许也同如此。这样的情况在后世的历史时期亦有见得。

那么,效尊、效卣是王器,更准确地说是恭王在幼年时所作之器,它与王孟(铭图06216)为王后宫寝用器^③,五祀胡钟(铭图15583)、宗周钟(铭图15633)为乐器,胡簋为祭祀用器是不同的。效尊、效卣承载着来自祖父(昭王)的休美与来自父亲(穆王)的赏赐,很可能伴随恭王一生,并带入陵墓中。

然效尊与效卣的准确出土地点,因去古甚远,踪迹渺渺。

《攷古录》中载“效尊,见长安市;效卣,山东诸城刘氏藏,得之河南”^④。

《海外吉金图录》引《攷古录》言“‘见长安市’,并云卣出洛阳市”^⑤。

后世著录均采此二说。两器可能并非出土于同一地点。效尊很可能出土于晚清长安县,也就是今天西安市长安区、西咸新区至鄠邑区一带。故,效尊、效卣的出土地点将为恭王之陵,乃至西周王陵区的探寻提供线索。

后记: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受到“《两周金文辞大系》读书会”诸同学的启发,得到曾芬甜、陈珂尧两位先生的指点,在此一并感谢。

(责任编辑:何刚)

①②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5页,第1445页。

③参见罗西章:《西周王孟考——兼论莽京地望》,《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韩雪:《西周王孟新解》,《文博》2021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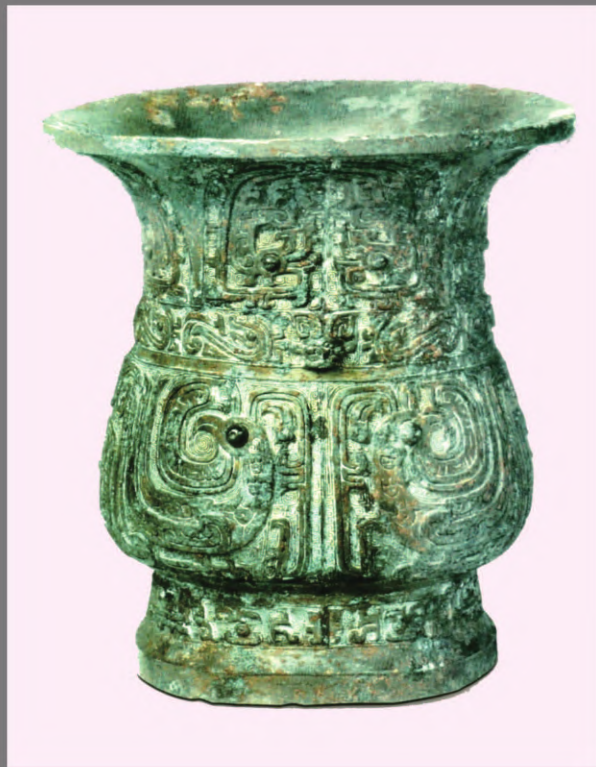
④吴式芬撰:《攷古录·卷三》,第11页,收入《金文文献集成·第十八册》,线装书局,2005年,第250页。

⑤容庚编:《海外吉金图录(附考释)》,收入《金文文献集成·第二十册》,线装书局,2005年,第241-2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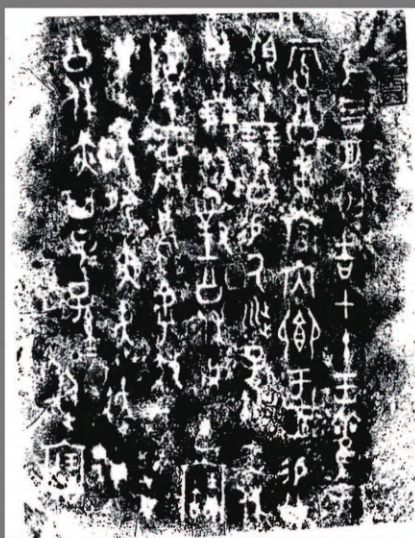
效尊、效卣图像及拓片



效卣



效尊



效尊铭文



效卣盖铭



效卣器铭

(王一凡/供图)